

中国向西开放： 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第四届西南论坛论文集

China's Opening to the West:
Study on History and Reality Review
Paper Compilation on the 4th China Southwest Forum

林文勋 郑永年 主编

中国向西开放： 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第四届西南论坛论文集

China's Opening to the West:
Study on History and Reality Review
Paper Compilation on the 4th China Southwest Forum

林文勋 郑永年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向西开放：历史与现实的考察：第四届西南论坛论文集/
林文勋，郑永年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 - 7 - 5097 - 6629 - 3

I. ①中… II. ①林… ②郑… III. ①对外开放 - 中国 - 文集
IV. ①F12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7105 号

中国向西开放：历史与现实的考察 ——第四届西南论坛论文集

主 编 / 林文勋 郑永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杨春花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0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629 - 3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当前，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国内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的背景下，中国必须更加深入地参与世界分工和国际经济合作，“向西开放”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李克强总理 2011 年在出席首届“中国—亚欧经济发展合作论坛”时强调，“向西开放”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我们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全面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内陆开放、沿边开放、“向西开放”。此后，李克强总理又多次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向西开放”的要求。可以说，西部地区正在成为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点地区，加快“向西开放”正在成为完善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战略举措。

向西开放，简单来说就是扩大与西部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实现与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深度“战略整合”，拉动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和西部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是真正实现全方位开放、全方位外交的重要举措，对于扩大我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安全利益均可起到重要作用。从地缘政治来看，向西开放有利于我国打造“睦邻友好带”“紧密朋友圈”目标的实现。从地缘经济来看，“西进战略”有利于打造一个幅员辽阔的“经济合作带”，也有利于实现“沿海开放”与“向西开放”的联动配合，拉动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局部从沿海向西部的转移。从地缘安全来看，向西开放有利于打造我国西部周边“战略稳定带”，为我国防范“三股势力”的渗透，抵御霸权国家自欧亚大陆纵深给我国制

造安全威胁提供安全屏障。另外，通过密切我国与西亚中东国家的关系，还可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构成重要牵制。

从地理区位来看，“向西开放”显然应包括西北、西南两个方向。西北方向与中亚相接，进而可达西亚（中东），西南方向与南亚、东南亚相接，进而可抵达连接西亚、非洲等环印度洋地区。在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中，云南、新疆等西部省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邻国交界，边境线长达5600公里，是我国“向西开放”西北方向的重要战略通道，是亚欧大陆通道的重要枢纽，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要地。作为西部沿边重要省区的云南，地缘区位同样独特，不仅与东南亚多国毗邻，边境线长达4061公里，而且还与孟加拉、印度等多个南亚国家邻近，是中国离印度洋最近的省份，是中国倚陆向海，实施印度洋战略的重要基地，是我国“向西开放”西南方向的重要门户和战略高地，将在我国“向西开放”大战略中发挥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印度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印度洋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和能源通道，也是主要的能源供应地、重要的投资和商品出口目的地。放眼未来，印度洋地区必将成为中国未来重要的国际活动空间，是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重点方向。

近来国内学术界关于“向西开放”的议论明显增多。以“中国向西开放：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为会议主题的本届论坛正是这一学术交流与政策探讨的延续，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前沿性和现实性，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云南省而言，“向西开放”和云南省建设中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以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重大国家战略有着高度契合。云南省完全有能力充分发挥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优势，在向西开放战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服务国家的同时带动自身发展。而云南省如何做才能更好发挥这种作用，不仅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各族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关心云南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业内人士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此，本届论坛得到了云南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吸引了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新疆大学、广西大学、云南财

经大学等国内外国际关系领域权威专家的积极参与。

本届论坛围绕“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向西开放”“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外部环境”“中国向西开放的方案与行动”“东南亚与中国向西开放”等四大议题深入开展了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进一步厘清了我国“向西开放战略”的意义、可行性、内涵、实施方式、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保障措施以及世界可能的反应等重大问题，提出了一批具有高水平、高质量的学术观点和政策建议。对中国在 21 世纪如何进一步推进与深化“向西开放”大战略的实施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为充分展示与会专家、学者在本届论坛上的真知灼见以及当前他们最前沿的研究成果，本论文集共收录了 25 篇代表性的参会论文，以飨读者。

林文勋 郑永年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目 录

东西南北，中国居“中”

——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	王缉思 / 001
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思考	张蕴岭 / 022
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的关系	郑永年 / 029
战略西进：以正能量平衡美国战略东移的负能量	彭光谦 / 036
“向西开放”与我国的战略机遇	李绍先 / 045
向西开放与中国外交：东部沿海的视角	陈志敏 / 052
中国向西开放需要解决的若干重大问题	林文勋 / 057
关于中国“向西开放”的几点思考	肖 宪 / 073
云南在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刘学成 / 080
中国外交大战略与向西开放	潘志平 / 086
西向战略的意义、挑战及举措	文富德 / 099
建构中非命运共同体与实现中非共同梦想	刘鸿武 / 112
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合作的进展和中国的向西开放	杨 沐 / 128
中非关系转型与中国的“西进”战略	张 春 / 137
向西开放战略中的新疆：机遇、挑战与对策	陆建人 徐海燕 / 151
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的机遇与挑战	胡仕胜 / 163
缅甸与中国西南对外开放：从公元前后到 1940 年代	贺圣达 / 169
新形势下关于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若干思考	刘 稚 / 189
缅甸的政治转型与中缅关系	李晨阳 / 198
东盟—中日韩互联互通：动力、途径和前景	黎良福 / 209

互联互通中的保税物流体系：集聚还是阻滞？

——以广西为例	李 红 方冬莉 / 219
区域外大国围绕中国西南周边国家合作的博弈	毕世鸿 / 233
试论战后以来的印马关系	罗圣荣 / 254
非洲的产业聚集与中国的合作机遇	梁益坚 / 267
21 世纪以来的滇印合作探析	李 丽 / 281

东西南北，中国居“中”

——一种战略大棋局思考^{*}

王缉思^{**}

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拙文中，我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四点：（一）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二）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三）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四）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①这篇拙文没有探讨的问题，是作为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什么样的地缘战略角色。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在世界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之间，看到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进而对国家的总体地缘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东西方之间的中国

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个球体，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群，都可以自

^{*} 本文写作过程中，承蒙赵明昊、徐彤武等诸多学者专家指教、修改、补充、编辑，在此深表谢忱。该文刊于《世界知识》2013年第21期，第15~24页。

^{**} 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教授。

^① 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2期。

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从地理、生态、人口分布、人类文明史等诸多方面考察，真正能成为世界中心的国家屈指可数。

古代中国人视自己为世界的中心。自汉代开始，人们常把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称为“中国”，具有正统国家的含义。顾名思义，中国即天下之中，统摄八荒，“中国”体现了先民在面对广袤的天下时，对国家地缘时空的自我定位。自晚周以降，“中国”一词还逐渐从地理中心、政治中心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① 西方世界把“中国”诠释为“中央之国”（Central Kingdom, Middle Kingdom, 或 Central State, Middle State），是有其理由的。^② 不过，直到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中国”才成为正式国名，“中华民族”的称呼才在这片土地上生根。^③

“亚洲”“东亚”概念及其所产生的地区认同，是近代才出现的。^④

① 历史学家葛兆光认为：“理解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可以有三个向度，即历史、文化和政治。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从政治体制上说，很多人笔下口中的‘中国’，常常指的是一个王朝或一个政府，而这个政治意义上的王朝和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更不是历史论述中的中国。”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第35页。另参见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3~4页。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第36页。

② 关于中国人的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见王赓武《民族国家与天下观念》，《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第42期；Wang Gungwu, *The Chinese Way: China's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slo: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 1995; Yongnian Zheng, "The Rediscovery of the Tianxia World Order," in Gilbert Rozman, ed., *National Identities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Widening Gaps in East Asia and Chinese Demo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3, pp. 127-152;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③ 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概念，是清朝政权与近代欧洲国家建立条约关系时正式出现的。在清俄1689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中国”是与“翰罗斯”（俄罗斯）相对应的国名。汉文“中国”正式写进外交文书，首见于1842年签订的中英《江宁条约》（通称《南京条约》），此后清朝多以“中国”名义与外国签订条约。至清晚期，由日本译制的“民族”一词传入中国，“民族”与“中华”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中华民族”于20世纪初期出现，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参见冯天瑜：《“中国”、“中华民族”语义的历史生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4~6页。

④ 关于“亚洲”“东亚”“东方”等近代以来形成的观念及其辨析，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

自遭受英法德俄美等西方列强的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败于“东洋”日本之后,视自己为“中央之国”的观念在中国几乎荡然无存。欧洲大国自视为世界中心,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远东,中国属于“远东”。^①历史上,西方国家曾将中国与印度、埃及、甚至还有俄罗斯并称为“东方国家”“东方文明”,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东方”归属虽然最先是西方国家传教士和学者对“他者”的身份构建,但在近代以来中西文明激荡碰撞的大背景下,却也逐渐成为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定位。

其实,对于中国来说,欧洲、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大部都在中国的西面,俄罗斯的经济政治重心地处中国的“远西”。朝鲜半岛、日本是中国的“近东”,美国对中国来说则是跨越太平洋的“远东”。就这一地理方位而言,中国确实是“中央之国”。如果不是近代西欧压倒性的强大实力和先进文明,中国未必会自视为东方国家。同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不同的是,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国家,它的一大片内陆领土可以说是中亚或南亚的一部分。中国新疆、西藏等地的自然生态和民族宗教文化特色,与其说同东亚其他国家接近,不如说同中亚、南亚的近邻更有亲缘关系。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大力灌输“大东亚共荣圈”思想。^②此后中国的“东方”认同,又强化于美苏冷战时期。当时的两大政治军事同盟被称为“西方阵营”与“东方阵营”,而中国又处于“东方阵营”中的东方。“东方”的地缘政治概念,遂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挂起钩来,深化了中国人的“东方”定位意识,而“西方”则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代名词。1957年

① 俄罗斯科学院至今将研究东亚各国的研究所定名为“远东研究所”。

② 1938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在日军攻占中国武汉、广州等地后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主张,其要义之一是削弱英美等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影响。蒋介石于当年12月发表讲话称“这是个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总名称”。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55页。“大东亚共荣圈”一词,是1940年8月时任近卫内阁外相的松冈洋右在“皇道外交宣言”中正式公开使用的。参见赵建民《“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世界历史》1997年第3期。

毛泽东在莫斯科讲道：“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势力对于资本主义的力量占了绝对的优势。”^①这句话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

20世纪70年代，苏联霸权主义成为中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中国领导人的地缘战略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毛泽东提出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主张。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对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进一步提出了“一大片”的构想，即指“一条线”周围的国家。毛泽东要团结这“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国际上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共同对付来自苏联的扩张势头。^②“一条线、一大片”的构想和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形成，说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已经告别了冷战初期“东方—西方”的地缘战略观念，而且中国有意成为抗衡来自“北极熊”的威胁的中坚力量。正如中共党史专家冷溶所指出的：“‘一条线’，是从七十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日建交开始着手，到1978年下半年中美建交谈判成功、中日签订了含有反霸条款的友好条约，正式建立起来的。决定建立‘一条线’，正是为了缓解苏联对我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一条线’建立的同时，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③

当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新的判断。邓小平以“东西南北问题”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对世界形势的新判断，代替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抵御北方威胁的“一条线”战略。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时代主题的思想：“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

①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1页。

② 宫力：《毛泽东“一条线”构想的形成及战略意图》，作者博客，<http://gongli.blshe.com/post/16286/773679>，2013年4月12日。

③ 冷溶：《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161932.html>，2013年4月12日。

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① 从邓小平讲这番话的时代背景看, “东西” 指的是苏联为首的“东方” 和美国为首的“西方” 之间的争霸, 带来了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而中国并没有在东西方之间选边站。

“东方阵营” 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体, 原来意义上的“东西方关系” 不复存在。当今世界的“东方” 成为一个模糊概念, 已经不再是某种军事政治集团和政治制度的代称。同时, “西方” 仍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而被广泛使用, 布热津斯基等西方战略家还提出了将俄罗斯和土耳其包括在内的“大西方” 概念。^②

此外, 中国的“东方观” 一直受到美国地缘战略和观念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中美两国分别在太平洋的西岸和东岸, 但两国的传统思维——美国是西方国家, 中国是东方国家——是同地理概念相悖的。自 19 世纪末以来, 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亚进行了四场战争: 1898 年为夺取菲律宾同西班牙进行的战争、对日本的太平洋战争, 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中第一场战争的结果, 菲律宾沦为美国殖民地。独立后的菲律宾至今同美国保持特殊关系, 以至于影响到美国对中菲南沙群岛之争的态度。后三场战争则直接同中国相关。19 世纪中叶美国用军事手段敲开日本的海上门户, 19 世纪末提出“门户开放” 的对华政策, 此后便一直在战略上把东亚看成一个整体。美国将西太平洋上的夏威夷群岛占为自己的领土, 二战后又将关岛建为军事基地, 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跳板。当代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商务部等涉外机构, 都把对华事务

①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05页。

② 布热津斯基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应着眼于当今和未来一个时期出现的“大西方”和“复杂的东方”,美国应支持将俄罗斯和土耳其纳入扩大的欧盟之中,而在“复杂的东方”,美国应发挥平衡者的作用。这实际上可被视为美国战略界推动该国领导层更新世界观和对外政策构想的一种努力。参见 Zbigniew Brzezinski, “Balancing the East, Upgrad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12. 英国学者考克斯 (Michael Cox) 认为, “西方”的政治范围如今已经扩大, 不仅包括跨大西洋联盟, 还可以包括印度、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见迈克尔·考克斯《西方衰亡之说为时过早》,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简报》第48期, 2010年8月30日。http://www.ciss.pku.edu.cn/zh/DocumentView.aspx?id=607。

放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的框架中处理（欧洲一些大国和俄罗斯也有这种传统和倾向）。最典型的是，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和助理国防部长，分别被视为国务院和国防部里分管对华关系的主要负责人。在美国的官方语言和一般人理解中，“亚洲”和“东亚”是混用的。一度甚嚣尘上的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论调，其实主要是“重返东亚”，同南亚稍有关联，而同中亚、西亚基本无关。^① 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智库和大学课程设置也大都把“中国研究”置于“东亚研究”之内。无形之中，美国对华政策被视为仅仅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东亚”真正作为一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步形成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双边安全同盟将东北亚、东南亚、大洋洲相连接，东盟成立后的地区合作、日本经济腾飞、东亚“四小龙”齐头并进，都将美国作为最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靠山。苏联曾一度通过越南挤进东南亚地区，但不久就丧失了影响。英法等欧洲大国也纷纷丢掉了在东南亚的原有地盘。冷战时期，中国国家安全曾受到来自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印度支那、北部边境四个方向的严重威胁，分别同美国和苏联发生过军事对抗。改革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第一个主要对象是东亚。中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东亚，同时给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注入了巨大动力和活力。迄今为止，中国同包括美国、加拿大、东盟、日本、韩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经济往来和人文交流，仍然远远超过同欧、俄、印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对中国领土主权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来自地理位置上的东方而非西方。

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航空和陆地交通迅速发展、东亚对中东非洲的能源资源需求扩大、美国“反恐战争”以来的全球战略格局变化

① 曾任美国国务院负责南亚、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的方艾文（Evan A. Feigenbaum）认为，美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在思维能力、战略和官僚结构设置方面存在问题，美国需要打破人为设置的界限，扩大在亚洲的活动范围，适应和利用亚洲区内的重新融合态势。奥巴马的首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詹姆斯·琼斯上将曾在2009年上任伊始时表示，美国要重新思考“战略地理”（strategic geography），国防部、国务院等机构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图”需要被重新绘制，使美国外交和军事更好地统一起来。参见 Evan A. Feigenbaum, “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2011。

等诸多因素,世界政治经济重心向整个亚洲大陆和太平洋转移,而不是仅仅向东亚转移。有的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印度洋—亚洲太平洋”(Indo-Pacific Asia, 又称“印太亚洲”)的地理框架,据此思考所谓全球权力向亚太转移的问题。^①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缘政治概念。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无形中受到销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仍在快速发展,但各种组织机制叠床架屋缺乏“领导者”,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integration)的势头显然遇到了阻力,“东亚共同体”设想风光不再,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努力几乎毫无进展。东亚峰会加进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印度五个非东亚国家之后,已经名不副实。与此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和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应运而生,此后日益活跃;中国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计划,同西部边境外各国关系发展迅速;欧洲在东亚不甘落后,亚欧会议(ASEM)从成立之初的2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51个;美国热衷于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冲淡东亚地区合作。东亚国家则越来越把目光投向地区之外。第一届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2013年3月撰文指出:“过去十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已悄然成为帮助中东和南亚加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大多数亚洲国家一度只关心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别处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许多亚洲国家破天荒地开始将眼光投向‘本地区之外’,并开始以积极得多的姿态参与中东和南亚的外交事务、发展难题和安全事务。”^②

近代以来,从“远东国家”“东方阵营”的一员,到“东亚大国”,再到连接东亚和西亚的“亚洲大国”,未来或将成为“印太亚洲”这一偏

①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Centre of Gravity* series, The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re (SDS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Nov., 2012; Nick Bisley and Andrew Phillips, “The Indo-Pacific: What Does It Actually Mean?,” *East Asia Forum*, Oct. 6, 2012,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10/06/the-indo-pacific-what-does-it-actually-mean/>.

② Kurt Campbell, “America Must be Responsible in Its Pivot to Asia,” *Financial Times* blogs, <http://blogs.ft.com/the-a-list/2013/03/19/america-must-be-responsible-in-its-pivot-to-asia/?#axzz2P8Bc7WlQ>, Mar. 19, 2013. 中译文参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站(FT中文网)《科特·坎贝尔:美国应负责任地“重返亚洲”》,2013年3月25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9588> (2013年4月15日)。

重海洋色彩的亚太体系中的重要角色，中国的地缘战略定位越来越向亚洲的中心靠拢，陆权与海权并重。亚欧大陆是“世界岛”，是全球政治、经济、人口、自然资源分布的重心。中国是“一陆一洋”的大国，欧盟是“一洋一陆”的力量中心，美国则是“两洋一陆”大国。中欧美三大政治经济板块具有各自的地缘优势和战略纵深，“生存空间”巨大，分别发展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又在全球化进程中相互融合。^① 印、俄、日三国都在某种程度上长期面临着地缘政治和文化上的“认同”难题。^② 一个兼具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性质，且以地缘经济为更突出特征的宏观体系，也许可以据此而建构。^③

南北方之间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遭受欧美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对外经济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北方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经贸伙伴变为北美、西欧和东亚国家，同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发展中国家大多地处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而发达国家大多在北半球，于是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关系被称为南北关系。中国绝大部分领土地处北回归线以北，从地理上应被视为“北方国家”，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尽管中国从来没有正式自称为“南方国家”，也不是 77 国集团成员，但相似的历史地位和政治

① 关于中美欧建立“三方集团”（G3）而非中美“两国集团”（G2），参见 Mark Leonard and Parag Khanna, “Why China Wants a G3 World,” *New York Times*, Sep. 8, 2011.

② 比如，俄罗斯近年出于平衡外交布局、突出欧亚大国地缘优势、实现经济现代化等多种长远性考虑，加大了“转向亚洲”的力度，但其仍倾向于保持“欧洲国家”的身份认同，体现了一种“如果想向西方靠拢，就要向东方迈进”的战略逻辑，参见季志业《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载《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1期。

③ 至于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地缘地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看法是：“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42页。

主张经常使它们走到一起。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同该集团的关系有了新的发展, 形成了“77 国集团加中国”的新合作模式, 中国全面参加了与该集团有关的会议和活动。

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成为现代化国家, 也就是发达国家。^① 1987 年的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是: “到下个世纪中叶,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基本实现现代化。”^② 2012 年的中共十八大报告规定的战略目标是: “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③ 可以预见, 从现在到 21 世纪中叶的三四十年时间里, 虽然全球发展趋势有难以确定的因素, 但世界上的南北鸿沟仍然存在。如果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在此期间得以成功实现, 那么届时将完全脱离发展中国家或南方国家行列, 同其他发达国家或北方国家并驾齐驱。^④ 换言之, 无论从主观愿望看, 还是从客观发展趋势看, 中国都不会“将发展中国家进行到底”。

事实上, 今日中国虽仍然具备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 但在若干方面已经同大多数南方国家拉开了距离。首先, 总体而言, 中国的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和潜力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国内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之总和。发达经济体通常具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目前, 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 3 万亿美元, 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者格兰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 2013 年 3 月撰文指出, 鉴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两倍于

① 值得指出的是, “现代化”并非所有发展中国家认定的前进方向和最终归宿。对于“现代化”的内涵, 不同国家和学者专家也有不同认知。

②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1987, 第 15 页。

③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12, 第 16 页。

④ 据世界银行预测, 如果中国经济一直以不低于 6%~6.5% 的速度增长, 中国在 2030 年将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并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见 The World Bank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3/03/27/000350881_20130327163105/Rendered/PDF/762990PUB0china0Box374372B00PUBLIC0.pdf。